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五卷

惡錢 枝江盧生，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，往依之，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。囊無資斧，流寓沙巖驛。幸幼習武事，權教拳棒為活。

驛前棗樹兩株，圍可合抱，時當果熟，打棗者日以百計。盧笑曰：「裝鉤削挺，毋乃太紆，吾為若輩計之。」袒衣趨左首樹下，抱而撼焉，柔若蓬植，樹上棗窸窣墮地。眾奇之。

旁有一髻者，笑曰：「是何足奇？」亦袒衣趨右首樹下，以兩手對抱，而枝葉殊不少動。盧曬之。髻者曰：「汝所習者，外功也，僕習內功，此樹一經著手，轉眼憔悴死矣！」盧疑其妄。

亡何，葉黃枝脫，紛紛帶棗而墮，而樹本僵立，宛若千年枯木。盧大駭。髻者曰：「孺子亦屬可教。」詢其家世，並問婚未，盧曰：「予貧薄，終歲強半依人，未遑授室。」髻者曰：「僕有拙女，與足下頗稱良匹，未識肯俯納否？」盧曰：「一身萍梗，得丈人行覆翼之，固所願也。」髻者喜，挈之同歸，裝女出見。

於是夕，即成嘉禮。明日，謁其內黨；有老嫗跛而杖者，為女之祖母；蠻衿禿袖，頎而長者，為女之嫡母；短衣窄褲，足巨如籬者，為女之生母；野花堆鬢，而粉黛不施者，則女之寡姊也。盧以女德性柔婉，亦頗安之。

居半載，見髻者形蹤詭秘，絕非善類；乘其出遊未反，私謂女曰：「卿家行事，吾已稔知。但殺人奪貨，終至滅亡，一旦火焚玉石，卿將何以處我？」女曰：「行止隨君，妾何敢決？」盧曰：「為今之計，惟有上稟高堂，與卿同歸鄉里，庶無貽後日之悔。」女曰：「君姑言之。」盧以己意稟諸老嫗。老嫗沉吟久之，曰：「岳翁未歸，理宜靜候。但汝既有去志，明日即當祖錢。」盧喜，述諸女。女蹙然曰：「吾家制度，與君處不同。所謂祖錢者，由房而室，而堂，而門，各持器械以守，能處處奪門而出，方許脫身歸里，否則，刀劍下無骨肉情也。」盧大窘。女曰：「妾籌之已熟。姊氏短小精悍，然非妾敵手。嫡母近日病臂，亦可勉力支撐。生母力敵萬夫，而妾實為其所出，不至逼人太甚。惟祖母一枝鐵拐，如泰山壓頂，稍一疏虞，頭顱爛矣。妾當盡心保護，但未卜天命何如耳。」相對皇皇，竟夕不寐。

晨起束裝，暗藏兵器而出。才離閨闈，姊氏持斧直前曰：「妹丈行矣，請吃此銀刀膾去！」女曰：「姊休惡作劇！記姊丈去世，寒夜孤衾，替阿姊三年擁背。今日之事，幸為妹子稍留薄面。」姊叱曰：「癡婢子！背父而逃，尚敢強顏作說客耶？」取斧直砍其面，女出腰間錘抵之，甫三交，姊汗淫氣喘，擲斧而遁。至外室，嫡母迎而笑曰：「嬌客遠行，無以奉贈，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。」

女跪請曰：「母向以姊氏喪夫，終年悲悼，兒雖異母，亦當為兒籌之。」嫡母怒曰：「妖婢多言，先當及汝。」舉鞭一掣，而女手中錘起矣。格鬥移時，嫡母棄鞭罵曰：「刻毒兒！欺娘病臂，只把沙家流星法，咄咄逼人！」呵之去。

遙望中堂，生母垂涕而俟。女亦含淚出見，曳盧偕跪。生母曰：「兒太忍心，竟欲拋娘去耶？」兩語後，哽不成聲。盧拉女欲行，女牽衣大泣。生母曰：「婦人從夫為正，吾不汝留。然錢行舊例，不可廢也。」就架上取綠沉槍，槍上挑金錢數枚，明珠一掛，故刺入女懷。女隨手接取，杳然解脫，蓋銀樣蠟槍頭耳。佯呼曰：「兒郎太跋扈，竟逃出夫人城矣！」女會其意，曳盧急走。

將及門，鐵拐一枝，當頭飛下。女極生平技倆，取雙錘急架，盧從拐下衝出，奪門而奔。女長跪請罪。老嫗擲粉歎曰：「女生外向，今信然矣！速隨郎去，勿作此惺惺假態也！」

女隨盧歸里，鬻其金珠，小作負販，頗能自給。後髻者事敗見執，一家盡斬於市。惟女之生母，孑身遠遁，祝髮於藥草尼庵，年八十而終。有遺書寄女。女偕盧跡至尼庵，見牀頭橫禪杖一枝，猶是昔年槍桿也。女與盧皆大哭，瘞其柩於東山之陽，盧墓三年，然後同反。

鐸曰：「天之所福，慈孝為先。女知愛母，故不作覆巢之卵，母知愛女，故不作斷頸之覺。獨是溺於女者，何以不從厥夫？哀其母者，何以不及其父？君子曰：『此其所以為盜也。』嗟乎，世之不為盜者多矣，而盜且然乎？」

奇婚

文登，字道岸，浙之武康人。十七游庠，聘某氏，未嫁而夭，鬱鬱不自得。浪跡出遊，將為求風計。偶至鳳陽，遇道者於途，詰其所自，生告以意。道者曰：「汝欲得佳婦，此去東南十五里外，往求之，必有所遇。」生信之，如所指而行。至，則春台演劇，觀者蜂屯蟻聚，無可停趾。回視垂楊低處，露小紅樓一角，有女子擗簾，衣半折，側面偷窺。粉光黛影，射人雙目。生迴旋顧盼，幾難自主，迨斜日西傾，歌場樂闕，猶仰面空樓，初不覺遊人盡散也。忽一人拍肩大喝曰：「何物癡兒，窺人閨閣？」生視之，岸然偉丈夫，竟拉其臂，強曳登堂。生兩股戰慄，變色欲走。因大笑曰：「如此膽怯，也學風狂。實相告，樓頭女子，即僕掌珠。君如閨中無婦，願附婚姻。」生變懼為喜，唯唯惟命。

時已秉燭，令女子嚴裝訖，與生交拜，擁入閒房，將攀情話。

俄母氏招女去。生兀坐燈下，意緒無聊。漏下二鼓，見畫屏東畔女子獨來，對鏡卸翠鳳翹，金雀花雙朵，旋解芙蓉帔。鴛鴦百折裙，斜倚牀闌，脫藕覆，褪雙絲文繡履，兜三寸許軟紅睡鞋，低鬟一笑，光入重幃。生欲箴中燒，不能自制，而登牀急抱，闐其無人，唯繡枕橫陳，半堆錦被而已。大駭，莫詳其故。擁被孤眠，旁皇終夜。侵曉，女子即來。生詰之，默然不答。

至夜，生先匿錦帳中。更闌後，女子衣短紅襖，外繫金鸞紫絡帶，髮髻忪作懶裝，兜以皂帕；下體繡裙不掩，露絳直文羅褲，提縷金鞋剗襪而來，披幃竟登牀榻。生急捉其臂，隨手轉側，如一團絳雪，飛墮巫山；索之，悄然無跡矣！是仙是鬼，益莫測其蹤影。三竿日出，候女不至。

女之妹穎姑，偶過其室。生正苦岑寂，於鏡旁舐毫作字。穎姑睇而門曰：「爾亦曾讀書識字耶？」生曰：「予雖不肖，束髮游庠豈有秀才家不讀書識字者？」穎姑失聲一歎。生疑之，再三絮問，穎姑曰：「吾憐汝青年秀士，死期已逼，尚不自知。」生長跪請教，曰：「吾家翁姥，專以左道劫人財物。將欲舉事，必先殺一人，祀神開路。往往懸姊為餌，名曰夫婦，而實一無所染。吾自有知識以來，見其出衽席而登俎上者，不知幾千百兒郎矣！今夜明星爛時，殆將及汝。」

生窘極，叩首乞援。穎姑曰：「吾何能救汝？欲解倒懸，還須阿姊。」生問計。曰：「姊所以登牀即遁者，固褥底壓六甲符一通，上纏燈線三十六縷。汝搜括而棄之，彼必不能脫身。苟得成其夫婦，而後以情義哀之，自能免汝於難。」生謹受教。穎姑潛引去。生啟視褥底，果如所言，急棄之。

入夜女來，伺其緩裝登榻，裸而就之。女意似覺，曰：「婢子多言，敗我家事。雖然，亦天意也。」縱體投懷，竟成歡會。事訖，裸跪牀頭，哀其援手，女曰：「百年伉儷，萬死相隨，何待君言？」

急起，以雄雞繫於杖頭，囑生肩荷之，曰：「往北約行三十里，俟雞聲一唱，即捨之而走，再行二十餘里，待妾來時，好共發也。」生謹記而去。

女佯告諸父。父大怒，跨馬欲追。女曰：「追之不獲，不如飛劍以斬。」父從女言，擲劍於庭，去同白練。亡何，電光一閃，鏗然墮地，血涔涔斑痕濕也。

時生出北郭門，約行三十里，杖頭雞聲大作，急委之於地。瞥白光下注，而雞寂熟無聲矣。又行二十餘里，筋力已疲，憩於樹下，見雲中一鶴飛墮，女已控背而來。斂之，一紙鶴耳！笑曰：「大劫已過，請歸鄉土。」生曰：「奈汝父何？」女曰：「左道無長策。五十里外，不能及也。」候曉而行，不匝月，偕歸故云。生鍵戶讀書，暇輒與女藏闔為樂。

一日，有女子闖然而入，視之，穎姑也。並起問故。穎姑曰：「自姊去後，父母強妹為代。妹意不屑為，至逢其怒，日遭鞭撻。」

幸老父赴天魔會去，乘間而逃。復思伶仃弱質，絕無親串可依，故一路間程，相投至此。」女大喜。生曰：「姨來亦大好。但非鴉非鳳，卿家何以位置？」女笑曰：「我本無猜，君宜報德。台上英、皇，其例自可援也。」即出簪珥，為穎姑上頭。穎姑頹顏卻之，曰：「妹子此來，不過作閒門冷燕，豈求野鴨入鴛鴦隊乎？」女以正言論之，始無異議。

正曳令交拜，有道者自外而來，笑曰：「得婦之言，今頗驗否？」生敬謝之。

二女相顧，駭曰：「似吾父之師也。」道者曰：「然！爾父學仙不成，流為左道，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，日濟其惡。痛加訓誨，罔有悛心，必至一朝翦滅。因惜女子無辜，亦遭慘戮，故引文郎入幕，轉輾相援，脫汝等於水火中耳！」女問：「父母無恙否？」道者曰：「此刻一番閒話，即汝全家就縛時也。」二女大哭，道者曰：「是渠惡報，何哭為？」拂袖竟去。

後生密探其耗，果於是日為官軍搜捕，駢首西郊，益信道者之神也。

鐸曰：「化人城裡，不少魔關，然鬼母兒孫，終入大菩薩蓮花鉢底。一日回頭，同依道岸。二女之得脫，是借仙家妙指，而離佛門苦劫者。行險僥倖，今古有幾人哉？」

泄氣生員

臨潼夏生，名器通，性魯鈍，學操舉子業。每一藝出，群必嘩笑之。

偶應童子試，剿襲舊文入邑庠。後赴歲試，自分必居劣等。遇卜者於市，占之，得一讖曰：「聽之無聲，視之無形。君子筮之，必得其名。」卜者舉手賀曰：「君文必冠軍。」夏生喜，揚言於眾。眾曰：「即學使兩眼盲，觸鼻亦知香臭。三等以下，君冠軍或有冀也。」夏生大慚。

時學使某公，奉命督學西安，臨行辭座師某尚書。尚書西安人，意其有心屬士，極力請教。尚書下氣偶泄，稍起座。某公疑有所囑，急叩之。尚書曰：「無他，下氣通耳！」某公唯唯，以為「夏器通」必座師心腹人，謹記之。

後公按臨西安，果有夏生名器通者，扃試後，細閱其卷，詞理紕繆，真堪捧腹。以座師諄囑，不得已，強加評點，冠一軍，案發，諸生大嘩，繼思某公本名翰林，閱文必有真鑒，夏生又貧士，絕無關節可通，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，殊不解。

後公任滿入都，告請某尚書。尚書茫然，俯思久之，忽大笑曰：「君誤矣！是日下氣偶泄，故作是言。僕何嘗有所囑也！」某公悟，亦大笑。後傳其事於西安，請生之疑乃解。噫！以泄氣而獵功名，雖為士林所笑，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？

鐸曰：「古人命名，義各有取。長庚入懷，李名太白，翠微乞嗣，崔號緇郎。高琳應得寶之徵，桓溫葉試啼之讖。吾不知為夏生者，何獨取此嫌名，以為後來吉兆耶！《相經》云：「穀地豐，文運通。『則功名中人，此為第一嘉名耳。』」

換形乞丐

西蜀李太史墨莊，晤於吳江令何君公寓。時眾賓在座，各徵舊事。

太史曰：「吾鄉有瘋丐，名金蠻子，挈妻丐食於吳，寄宿十王殿左廊下。一日，乞於富貴家，歸而痛哭。妻問之。曰：『人生等七尺耳。彼饜膏粱，衣文繡，日擁嬌妻美妾以為樂，而我寒餒若此。何狠心閻老，不公一至此哉？』已而仍宿廊下。見十王召之人，曰：『爾勿怨，吾為爾易之。』命鬼判先易其舌，曰：『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峰炙者，爾易之，則山珍海錯，可長飮矣。』又易其肩背，曰：『是當日昭王被青鳳毛裘者，爾易之，則鸞封艾帶，可長御灸。』並命易其下體，曰：『是當日漢帝入溫柔鄉，占三千粉黛者，爾易之，則蛾眉螭首，可長擁矣。』瘋丐大喜，叩謝而出。

繼而天曉，妻取殘羹剩飯以進。瘋丐大怒曰：『吾將饜珍羞，勿以此污我舌！』繼進以破衲。又大怒曰：『吾將被錦繡，勿以此辱我體！』妻諛讓之，丐愈怒曰：『我且晚以金屋貯阿嬌，看汝黃面婆子，何處送衾枕耶？』妻駭立請教，丐大言以述之。妻大笑曰：『若是，則爾猶忘卻一件事。』丐問：『何事？』妻曰：『滿身都換卻，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也。』瘋丐遂語塞。」

此或太史一時遊戲之談，而世之不為瘋丐者，鮮矣！

鐸曰：「惟瘋故妄，惟妄故愚。閻老作此戲，可以杜妄，太史發此論，可以醒愚。」

菜花三娘子

宜興北鄉有女崇，號菜花三娘子，俗傳五聖第三郎之婦，隨人而遁逃者。故是鬼永不入城，惟崇惑鄉間男子。

村莊某翁，有子名福郎，春日獨行陌上，見一婦年齒稍長，而風韻嫣然，於狹岸交臂而過。福郎潛以手梭其腕，婦格聲一笑，即攜與俱去。至一處，無門庭堂奧，但見小斗碗中橫白木榻，榻上衾褥具備。婦曳令並臥，解下體褻衣迎就之。

福郎初發矚，奏刀不中竅要。婦引手導人，勉盡其具。亡何，垓心受困，倒戈直退。婦笑而起，而福郎沉沉睡去矣。

翁失其子，尋至陌上，見福郎於菜溝中赤身酣臥。扶掖而歸，久之始醒。至夕，見婦奉幃笑入，曰：「癡郎郎當，敗人清興。今當張旗列鼓，與娘子軍卜長夜戰也。」登牀入被，重與交接。而福郎意殊畏縮，婦狂態復作，移盾就矛，強相馳突。福郎三遺矢，復潰圍而遁。婦哂曰：「如此教戰，終於怯敵，是疲兵也！」悄然出衾而去。

明夜復來，攜慎恤餼食之，衝圍掠陣，徹夜鏖戰。婦喜曰：「有所恃而不恐，孺子尚可教也。」自此無夕不擾。福郎體胠面削，日就柴瘠，符驅術禳都不驗。

時福郎有姊適城中李氏，為五聖第三郎所感，亦將就殆。婿令健婦夤夜負至岳家，為避崇計。翁方憂子之死，復見負女入門，益增焦急。

一更許，見婦入子捨去，少頃，三郎亦至，搜得女，擁抱於懷。勢將就淫，忽見婦從子舍出。三郎大怒，捽其髮，擲於地下，曰：「逃亡婦，吾尋汝十數年，乃宣淫於此！」以掌批頰者百數。婦伏地哀泣。三郎顧女歎曰：「吾淫汝輩多矣。此婦之不貞，亦上天所以報我也。汝請速歸，仍完夫婦之好。而今而後，吾當斬除惡婦，屏跡荒山，斷無顏入汝家矣。」言畢，曳婦竟去，而兩家之崇俱絕。

鐸曰：「以崇驅崇，事屬創聞。亦幸其冤家逢狹路耳！豔妻出醜，蕩子收心，有淫行者，盍以鬼鑿！」

草鞋四相公

草鞋四相公，不知始何名。兄為草鞋三相。吳俗，於除夕前款神畢，奉草鞋三相輩，祀以香帛。雖非正神，亦紫姑、馬公之屬也。弟倚兄勢，擅作威福，為患一方。臨頓里某姓女，幼失父母，十九未嫁。夜見一丈夫，棉袍烏帽，絕類貴官，而下曳草鞋一雙，顛蹙而來。女驚欲號，而舌已塞口，且四肢疲軟，不能支拒，牽曳登牀，任其輕搏。繼而曰：「我草鞋四相公也，與汝有緣，能從我，當為汝福。」天未曙，匆匆而去。

明夜，偕四五客來，置酒高合，命女綴於末座。中有一客，性憨跳，頻以足下靴蹴女雙鳳。女羞縮而起。四相覺之，詞諛其客。客曰：「尊夫人繡鞋錦襪，只合偶皂靴。與草鞋人作伴侶，殊嫌不韻。」四相怒目視。傍一客曰：「草鞋黨固欠風雅，恐近日破靴黨，亦非上客也。」合座拍手大噱。四相意稍解，遂酌大觥為令：後有戲其新婦者，罄三爵。亡何，客又發狂，剝盤中果繫擲女面。四相引杯令釀。客出百錢置席上曰：「予不能飲，願以此贖罪。」四相笑納諸袖。眾客曰：「鄙哉！百文錢賣新婦，真草鞋人本相矣！」

嘩然而起，一哄盡散。

四相留宿女家，深以草鞋為辱，轉輾不憚。去四五日不復來。忽一夕，曳吉莫靴，鏗然而至，翹其足置女膝上，顧盼自豪，曰：「吾今而知烏靴之得勢也！一經著腳，則舉趾高矣！」正欲脫靴就寢，突有黑面赤髯者排闥而進，曰：「賊狗奴，還我靴子來！」

四相慌伏地下。黑面赤髯者曰：「吾鍾某，讀書成進士，故奉上帝命，穿吉莫靴，以飾觀瞻，汝一市井無賴子，幸乃兄以草鞋起家，即當恪遵家法，守汝敝屣，輒敢盜我名器，假冒士林，宜淫閭闔，罪何可恕？」命去其靴，以兩手倒持其足，大笑曰：「如此一雙泥腿，消受得幾許福分？」嗇然一聲，身裂為兩，飽啖之，提靴竟去。

女驚絕，半日而蘇。後適里中某氏子，勸其一生勿著皂靴，殆有覆車之鑒耶。

鐸曰：「白丁愛著皂靴，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。然牛蹄犬爪，何處消此罪過？幸鍾先生長守後戶，不然，登堂入室，不居然履聲橐橐哉！」

訟師說訟

江以南多健訟者，而吳下為最。有父子某，性貪黠，善作訟詞，一日，夢鬼役押赴閻羅殿，王憑案先鞫其父，曰：「士、農、工、商，各有恒業，爾何作訟詞？」答曰：「予豈好訟哉？人以金帛啖我，姑卻之，而目眈眈出火，不得已諾之。」繼鞫其子，曰：「是汝之過也！使我生而手不仁，烏乎作狀詞？」

王曰：「爾等挾何術，能顛倒黑白若此？」曰：「是不難。柳下惠坐懷，作強姦論，管夷吾受駢邑，可按侵奪田產律也。」王曰：「是則誣直為曲矣！而拗曲作直則何如？」曰：「是更不難。傲象殺兄，是遵父命；陳平盜嫂，可曰援溺也。」

王曰：「是則然矣！其如聽訟者何？」曰：「欺以其方，則顏子拾塵，見惑於師，曾母投杼，亦疑其子。況南面折獄者，明鏡高懸有幾人哉？排之闔之，抵之伺之，多為枝葉以眩之，旁為證佐以牽之，遇廉善吏挾之，貪酷吏伙之。我術蔑不濟矣！」

王怒，命牛首扶其父雙眼，而斷去其子兩臂，仍令鬼役押回。

比醒，父子各如所夢。聞於當事，謂若輩既遭冥譴，訟詞乞可少息。越數日，命胥吏往瞰之，見赴訴者，捧金執幣，環伺堂下。其父南向趺坐一榻，闔雙眼喃喃口授，而其子旁橫一几，以腳指夾五寸管，運寫如風。胥吏歸述之，當事者歎曰：「使州縣盡作活閻羅，此輩亦不能除也。可懼哉！」

鐸曰：「於《易》，『乾上坎下為訟』。象曰：『天與水違行。』嗟乎！彼蒼者天，乃亦為訟哉！吾不知為之師者，順天乎？抑逆天乎？且其繇曰：『有孚窒。』是故欲無窒者必求師。」

名妓沽名

黃竹浦，齊之拔貢生。入都，道過吳橋縣，有友人客於署，訪之。友人曰：「此間有名妓祝慶娘，曾見之否？」黃曰：「未也！」遂相將俱往。

至，則粉牆朱戶，不似北地之茅籬蝸壁者。即有一蒼髯奴邀坐獻茶。茶畢，又一老嫗出，略話溫涼，便導入內室。四壁黏名人題贈，中懸《二喬觀兵書圖》，旁設烏皮几，香鼎筆牀具備。瓶插紅梅一枝，含蕊未吐。旋有一小鬟，上前啟白曰：「慶娘苦宿醒，今已起，向窗下理妝矣！乞貴人少俟。」久之，又一小鬟出報曰：「慶娘妝已竟，因春倦，伏枕少睡，候稍醒更衣出見矣。」察其意，似大矜貴者，而黃以候見美人，當俟海棠睡足，姑耐心以守，而目注簾間，不暇他視。又久之，老嫗出捲簾，雙鬟扶慶娘至。黃急睨之，面粉斑斕，唇脂狼藉，累累碩腹，大如三石缸，大步而前，彷彿運糧河漕船過閘也。遂大驚，顧友人曰：「名妓若此，羞煞章台矣。」友人自悔言之孟浪，潛遁去。而慶娘殊無愧色，從容謂黃曰：「名妓與名士若何？」黃曰：「等耳！」慶娘曰：「若然，則名妓之稱，妾何愧焉？夫名士操三寸管，馳騁詞壇，使天下想望風采，亦重其內才耳！妾之浪得虛名者，不在脂粉之假面目，而在牀席之實工夫也。」黃呢笑曰：「何謂工夫？」慶娘曰：「有開合，有緩急，有擒縱，是即名士作文秘鑰耳！何問為？」

黃大悅，遂與纏綿。繼而謂慶娘曰：「溫柔鄉洵有真樂。拔西子眉，截潘妃足，割女瑩之陰溝而無生氣，是猶購十二金釵圖，日假抱之，不足令人真個銷魂也！」

不半月，喪其資斧，未及廷試，狼狽歸。友人知之，歎曰：「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者，定有一篇假議論弋名釣譽。不意名妓亦然。黃生適墮其術中而不悟。是名士之智又出名妓下矣。哀哉！」

鐸曰：「歷來名士，言古學者，曰宋、唐，曰晉，至漢人止矣。而此妓工夫，則天姥之所教軒皇也。古歌云：「索女為我師，儀態盈萬方。『是真古學，是真名士！』」

泥傀儡

粵西柳州府，有土地廟。廊下塑一神，像貌猥獠，皂袍角帶，土人呼為泥傀儡。遇郡守廉，則兩手納於袍袖；如貪黷者守是郡，則伸手作乞錢狀。先是有某公來守郡，黷貨無厭，神手出袖者一尺。而某公欲自諱，陰使心腹奴夜詣廟廊，強挽入袖。明日視之，轉益五寸許，且手指堅握不可開。某公大慚，具牲帛往祭。

不旬日，神手頓啟，又數日，漸入袍袖。某公私喜，謂神靈亦受賄賂，而不知已掛彈章，新郡守龐公至矣。龐公名廷驥，予表姑丈，以中書升主政，外擢郡守，性頗狷介，故神預兆之。

一日，神手亦漸出袖，公大驚，私自檢察。蓋屬吏饋荔支兩桶，中納金三百，公不知而誤受也。急反之，神手亦頓縮。由是終其任，不名一錢。

鐸曰：「相書言：『伸手過膝者必大貴。』咄咄！傀儡，是大貴神。」

石鼯屬

吳門小橋里弟兄某，春日遊滄浪亭。旋過學署，見碑下鼯屬，不識也，誤以為龜，競摩其頂曰：「汝前生負何重孽，今向人前出醜若是！」大笑而去。

後值母誕辰，夜演《鴻門宴》雜劇，群客在座。忽場上樊噲提刀直前，主賓盡失色。大呼曰：「我鼯屬神也。本為龍子，上帝憐我有勇無文，故令負石學宮，稍窺文墨。不幸負形蠢塗，賊奴誤認為龜，妄加姍笑。汝一市井無賴，平日帷簿不修，吃飽子亦醉，真所謂神似非形似者。乃不自量，反謂予人前出醜。今日賀客滿堂，且與爾折證此案。」言畢，提刀欲殺。兩弟兄匍匐乞命，客亦代為哀救。因擲刀而笑曰：「留骨而貴，寧其生而曳尾於途也，姑赦之。」撒手登場，仍演《鴻門》劇本，依然一樊噲耳。問之，亦不省。吳下喧傳其事，遂置某於不齒。後兩弟兄援例入監，人猶呼為「衣錦榮龜」云。

鐸曰：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然未免謔而虐矣！」